

□王丽一 王十梅

关注

缘结青海著华章

——杨志军与青海日报

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从青海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以最高票数获奖。

杨志军生于青海,长于青海,在青海日报社工作十余年。获奖消息甫一传来,记者便第一时间联系到此时正在西宁的杨志军,听他讲述了他与青海的渊源,以及他在青海日报社工作时的往事……

8月11日,《雪山大地》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喜讯从北京传来时,作家杨志军正在西宁家中创作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几乎每年夏天,杨志军都会回到青海住一段时间。青海,既是他的胞衣之地,也是他的精神归宿。在这里,他探亲访友、创作采风,享受高原夏日的凉爽,感到特别惬意也特别踏实。

“青海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智慧,给了我知识,给了我情感,还给了我生活的积累。它给我的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养育,更有精神上的养育。所以,我的写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感恩,感恩青海这片热土,感恩身边所有的人和事!”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每每谈及青海,杨志军总是一往情深,“青海给了我写作的机会,给了我写作的灵感,给了我写作的契机,让我变成了一个作家。一个人不是自己想变成作家就能变成作家的,而是这片大地需要你,或者是培育你成为一个作家,你才有可能成为与这片大地紧密相关的一个人和一个作家。”

对于此次获奖,杨志军十分欣喜。茅盾文学奖是我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在他看来,能够获此殊荣,对一位作家而言,无疑是一种肯定,一种鞭策。他告诉笔者:“当然,也是一种总结,总结了你这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有什么收获,有什么得失,你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努力。这种总结不是停止,而是给了你一个起点,并让你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更加努力地去做!”

杨志军一再说,是青海大地哺育了自己,是草原牧区给了他生命的意义和写作的可能。而青海日报社,则是他文学之梦的启航之地。

1955年,籍贯河南孟津的杨志军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他的父亲于1949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青海,是《青海日报》最早的创办者之一。1976年,杨志军从部队转业后,也进入青海日报社工作。最初,他被分配到海北记者站。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杨志军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他跑农村走牧区,为了一个新闻线索而苦苦奔波,为了一个知识点而寻根究底。世界在他面前变得如此广阔如此深邃又如此有趣。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杨志军顺利考入了青海师范学院(今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其间,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记者身份,一到寒暑假,他总是第一时间回到报社,得知哪里有新闻线索,他就毫不犹豫地奔赴现场进行采访。由于勤于学习,积极肯干,大学期间,他采写了《夏武平》《地震台怎么预防地震》等多篇稿件,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对诗歌、小说均有涉猎。

1982年,杨志军大学毕业之前,青海日报社曾两次派人去青海师范学院联系,希望能将杨志军分回报社。当时,大学生还真是紧缺,加之杨志军的表现给报社同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大家都希望他回来。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很快,大学毕业的杨志军回到了青海日报。他成为文艺部的一名文学编辑,从事文艺副刊“江河源”的编辑工作。当时的文艺部主任王展读过杨志军的几首诗,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才华,盼望他在文艺部大展宏图。可杨志军却更加向往走出去,到农村草原去了解、感受基层生活。他一次次地找领导表达自己的心愿,最终如愿以偿地被调到了记者部,并很快由负责工交口的记者转换为一名农牧口的记者。在他看来,青海的农牧业大有可为,农牧区的采访也一定大有可为。

1989年9月,在青海柳湾墓地大规模发掘工作结束十年后,柳湾村民在墓地以东300米的农田里,意外发现了一件极为罕见的文物瑰宝——彩陶靴。这是一件距今3000年左右青铜时代辛店文化的遗物,它的出土,为我国研究古代先民手工业、社会风俗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该文物高11.4厘米,口径6.8厘米,底长14.3厘米,跟宽4.6厘米,脚帮部宽5.2厘米,靴面厚5厘米,质地夹砂红陶,口微侈,靴内空,靴筒为圆形,靴帮与靴底衔接处向内凹曲,靴底前尖后方。通体施紫红色陶衣,并以黑彩绘制几何形图案。靴筒绘有对称双钱纹,靴帮饰双钱带纹和三角纹。陶靴造型逼真,其造型应是当时古代先民所穿靴的直接反映,已完全脱离了用整块兽皮裹在脚上的原始鞋的状态,做工规整,左右对称,并无左右脚的区別。

□黄志成

青铜时代辛店文化彩陶靴

靴子作为胡服的一部分引进中原是在战国时期,赵国赵武灵王推动“胡服骑射”的改革,用皮靴装备军队,这是当时逐渐放弃车战,骑兵战术兴起的新型装备。关于赵武灵王始着胡服的说法有多处文献印证,《释名》中云:“古有鞮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始服。”《中华古今注》载:“靴者,盖古西胡也,昔赵武灵王常服之。”《说文解字》曰:“鞮,革履也。胡人履连鞋,谓之鞮。”可见靴子很早以前就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以熟皮制作的,鞋帮可包裹小

腿的皮鞋,古称为“鞮”。目前国内比柳湾彩陶靴时代更早的靴类遗物还有:新疆楼兰古墓出土的一双穿在女性干尸脚上的羊皮靴,基本完好,皮质灰白,靴内羊毛依稀可辨。皮靴由靴帮和靴底两大部件组合构成,手工极为精巧,针孔细小并以筋线缝合。靴筒高约20厘米,靴前开口,用2厘米宽的皮条制成搭襻,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3885±95年,相当于夏代。甘肃省玉门市清泉乡青铜时代火烧沟墓地出土了1件男性彩陶靴,属四坝文化。足蹬一双

高至膝部过于肥大的高靴靴,足尖上翘,靴面与靴底分界明显,其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3800年前后。柳湾墓地彩陶靴的发现有力说明了短靴靴不只是在北方草原地带出现,而且在青海河湟地区古代先民服饰中早已产生。它的形制特征在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中逐步形成,并延续至今,记录着人类艰苦创业的每一步跋涉的足印,承载着时代的社会文化风貌,凝聚着古代先民的勤劳与智慧。



本文图片由青海省博物馆提供



杨志军近影。

本文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杨志军(右二)在茫崖水站采访。



杨志军在刚察草原采访。

编者的话

茅盾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而设立的,是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日前,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从青海走出去的作家杨志军凭借长篇小说《雪山大地》荣获本届茅盾文学奖。

杨志军,1955年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曾长期在青海工作。当时,作为青海

日报的记者、编辑,他常年深入农村牧区,走遍了青海的山山水水。青海给予他无尽的创作激情和丰沛的诗心,他也用满腔热忱的书写回馈着这片土地。虽然后来他离开了青海,但是他从没有停止过对青海的书写。地理版图上的青海和文学意义上的青藏高原,构成了杨志军庞大复杂的创作母题。他的作品视野宏阔,语言精准,人物鲜活,充满悲悯情

怀和人文关怀。本次获奖作品《雪山大地》,讲述的仍然是发生在青海大地的故事,他以生活的原色为父辈树碑立传,用文学回馈、感恩青海高原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为此,本报“社会”版及“江河源”副刊特别推出《缘结青海著华章——杨志军与青海日报》,《雪山大地》的创作谈及其评论,以飨读者。

采访条件,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青海。”

许多老报人以他们的专业素养、丰富阅历和高尚人格,深深感染、影响并激励着青年时代的杨志军。忆及郭统厚和辛存文两位老师多次带他深入一线采访的往事,杨志军不无感慨:“郭老和辛老都是专家型的记者,对相关采访内容了如指掌,他们的生活阅历也非常丰富,我刚一当记者就遇上了这样的老师,不能不是一种幸运。”在他们手把手的指导下,杨志军写出了许多优秀通讯,至今他仍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说那时候报社传帮带的氛围十分浓厚,老报人倾囊相授,年轻记者也都奋发努力,大家争着采访写稿,进步非常快。

宽裕的采访时间,便利的采访条件,加上老报人孜孜不倦的言传身教,身边同事不遗余力的关心帮扶,杨志军的创作之路走得很顺。“郭统厚、辛存文、王展、王文沪等几位老师不仅给予我工作上的关心和关爱,还给予我很多创作思路。他们因为经常出去采访,都有比较敏锐的眼光和开阔的思路,从而给了我很多启发,比如从生态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等等,这使我比较早地关注到了青海的生态问题。”杨志军说。

杨志军至今仍记得,为了采写长篇通讯《石门春秋》,他跟随郭统厚老师一起去湟源县

巴燕乡石门村采访。郭老师带着他,在河道里一遍遍地丈量石头上的土层到底有多厚,听乡亲们讲述他们亲历过的一桩桩往事,并以此来推算河流的水量。为了采写人物通讯《尼玛大夫的一天》,他跟随辛存文老师在尼玛大夫的门诊室外静静地守候,观察尼玛大夫怎么给病人看病、怎么问诊,直到没有病人的时候才进去和被采访对象聊一聊……

在记者部干了六七年以后,杨志军又回到了文艺部,仍负责“江河源”副刊的编辑工作。那时,“江河源”副刊已成为青海省一个重要的文学阵地,除了和省内作家紧密联系,培养年轻作者以外,也与外省很多作家建立了联系和沟通,一些全国知名的作家、评论家不时为“江河源”副刊写稿。而这些,对杨志军的文学创作,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采访中,杨志军还为笔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文艺部工作的那段日子,王文沪和祝成禄两位主任在一间稍大一点的办公室办公,而让杨志军单独享用一间小办公室。当时的主任王文沪是这样说的:“小杨喜欢安静,要写文章,要读书,就让他一个人一间吧。”文艺部那时只有一部电话,放置在主任王文沪的办公桌上,每次有电话打来,王文沪总会不厌其烦地去接听电话的人……这些往

事,在杨志军的心中留下了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他满怀感激地说:“王文沪既是主任,又是作家,在文艺部给了我最大自由,几乎是有求必应。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办公条件比两位主任还要好,他们对我,真的是很关心。”

青海日报社是个培养人、锻炼人的地方。正是通过一次次的采访,一篇篇稿件的撰写和编辑,杨志军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练就了得心应手的笔力,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1983年冬天的一天,报社接到省委通知,说有36位农民在青海湖凿冰打渔时遇险,目前仍在浮冰上漂流,情况十分危急,要求报社派出记者采访。杨志军主动请缨,承担了这一任务。到了现场这才知道,是大风灌入冰层之下吹裂了冰面,一块浮冰载着遇险的农民从北岸直漂湖心。青海湖面积有4500多平方公里,横无际涯,漂向湖心的后果可想而知。当时从兰州军区调来了直升机,可各种救援措施都无法施行。直到第二天黎明,风停了,气温降至零下40摄氏度,湖面再次封冻,浮冰与新的冰层衔接在了一起,遇险人员这才小心翼翼地回到岸上。这件事,促使杨志军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大湖断裂》(刊载于《现代人》1985年第二期),小说充满悲悯情怀和人性的思考。

几年后的一天晚上,因为采访,杨志军住在了海晏县的一个道班。那晚,他和道班工人一起聊天喝酒,借着月色,远远看见一片绿茵茵的草地。可第二天清晨,当他推开门后才发觉,草地已不复存在。他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或者是酒喝多了。询问了道班工人后他才知道,昨天,那里确实有一片草原,但晚上一场大风,沙子已将草地完全掩埋。顿时,杨志军萌生了写一部与生态有关的文学作品的念头,这便有了后来的小说《环湖崩溃》。1987年第一期的《当代》,以头题位置隆重推出了这部作品,杨志军由此成名。杨志军非常看重这部作品,因为,这是他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从此,杨志军一发而不可收,小说一部接一部地横空出世,他进入了真正的文学创作旺盛期。而这一切,显然得益于长期高原生活的积累和感情的积淀,也得益于青海日报社的培养,得益于那些从事新闻工作的日日夜夜,得益于那些白黑字间涵养出的笔力与情怀。

曾经和杨志军长期共事的老报人王文沪告诉笔者:“杨志军是一个有着远大文学理想的人,他荣获茅盾文学奖完全是意料之外,全在情理之中。在多年的记者、编辑生涯中,杨志军用记者的眼睛去发现、表现新闻,用作家的眼睛发现文学。可以说,媒体给他提供了一个观察生活的广阔平台,让他完成了早期的素材积累。他的作品表达了对生活的智慧地发现,也表现了他对现实和历史思考的穿透力。”

青海养育了杨志军,报纸采编工作为他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他用文学作品回馈和感恩着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本次获奖的《雪山大地》,讲述的仍然是发生在青海大地的故事。书中,杨志军深情回望了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艰辛探索的足迹,书写了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天路。就像他在创作谈中所说的那样:“这不仅是我的故事,更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是所有在青藏高原留下足迹、洒下血汗、度过青春乃至全部人生的父辈们的故事。”

杨志军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看似碎片化的生活羽毛,通过他的巧手编织,成为一幅无比美丽的彩锦,浓郁的生活气息强烈地感染和冲击着读者。从《大湖断裂》《环湖崩溃》到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藏獒》,从《大悲愿》《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到本次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之作《雪山大地》,杨志军的作品始终不曾离开青海,不曾离开他挚爱的青藏高原。青海是他魂牵梦萦的家园,更是他心心念念的精神归宿。他说,获奖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今后,他依然会坚持创作,用更多的作品来呈现、展示和礼赞这片他养他的土地——青海!